



伏案创作，笔耕不辍。

1

肖川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乘坐一列火车从沈阳举家迁到宁夏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那是1959年，我还没出生，那一年肖川刚刚15岁。他曾写过一首题为《母亲》的小诗，写到了有一年他去沈阳市参加全国画展，有机会回到了阔别25年的故里，回到了他的母校看望老师，“少年的校园是花瓣是日丽是天蓝/是女同学的蝴蝶结/是男同学的海蓝衫。”他深情地回忆着少年时期在母校的快乐时光。

我与肖川相识是1991年的事了。那时，他是《朔方》编辑部副主编，已是著名诗人了。我那时是一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每天为写诗而处在癫狂的状态。在与我父母一列火车来到宁夏一个叔叔的女儿的引荐下，我第一次见到了肖川。得知我是谁家的儿子后，他说：“刚到宁夏时，你父亲还很年轻，人很帅，腰板挺得直直的。”由于肖川年长我20岁，又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我见到他后就叫他“肖川老师”。肖川说：“我父亲与你父亲都是同事，按辈分，他们是一辈的，我们是一辈的，你就叫我大哥好了。”我们聊了聊文学创作的事，临走时，他送了我一本小册子《怎么写》。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到肖川家里向他请教诗歌创作的问题，我们也经常聊一聊社会和工作单位上的事儿，探讨有关社会、人生、艺术的问题。有一次我问他：“您的笔名是怎么来的？”他告诉我说：“就是把我的名字拆开了，用了两个字呀。”肖川的本名是赵福顺，赵的繁体里有个肖字，顺的左边有个川字，他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我每次去肖川家里，他几乎都在看书，我从没遇见他看电视的时候。我就问他：“您为什么不看电视呢？”他说，“看书有想象的空间，看电视没有想象的空间。”我的长诗《升起风帆》在《朔方》发表后，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的诗歌，也在多家报刊发表了一些。带着这些成绩，我欣喜若狂地跑到肖川家里，向肖川老师汇报。他说：“你现在才20多岁，依我的经验，在40岁左右的时候，还会出现一次创作高潮。”有一次，我发现肖川家的电视机机械频道转换器磨损了，那时候我对无线电也很感兴趣，还自己安装过扩音设备。我就帮着肖川把他家里的电视机机械频道转换器换了个新的。换完后，肖川对我说：“不简单，你能把布满线路的这么复杂的电视机修好，那你在文学创作上也一定会取得不菲的成绩。”

2

肖川是1963年应征入伍到了部队。关于这件事，他曾经向我细说过。他说，当年部队征兵，他要报名参军，他母亲不让他去，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参军呢？”母亲始终没有劝阻了他，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参了军，来到了六盘山下的兵营。在部队，他办板报、写快板，后来又写诗歌。是部队这个火热的熔炉锤炼了他、造就了他，使他成长为一名军旅诗人。

1968年他复员到了银川新市区（现西夏区）一家工厂，在与工人师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在钢筋铁骨和火花飞溅的车间里，他的诗情在铁砧上跳跃，他写带火的诗，写带电的诗，逐渐形成了自己沉雄、恢宏、气势磅礴的诗歌风格。那时候他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顶梁柱歌》。1975年他调入《朔方》编辑部，成为一名诗歌编辑。有一年，诗刊社要组织一批全国优秀的青年诗人赴南方采风，肖川入选。在辽阔的海面上，他见识了大海的雄阔和海浪的英姿。

肖川有一次跟我说，他这一生的命运都将与“北”有关。因为他

的祖籍是河北深县，童年和少年是在东北生活，15岁又来到了西北。所以，他说他这一生都与“北”息息相关。然而，在西北、在宁夏，却是他学习、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块宝地。他深情地爱恋着宁夏川这片塞上的土地。在长诗《塞上的土地》中他这样吟唱道：“我以一双再不是天真孩童的眼睛/以一颗再去追撵花蝴蝶的中年的心/以秋庄稼对泥土的依恋/以星星般遥远而深邃的思考/以火的热烈和冰凌的冷峻/重新认识塞上/认识这片生我育我的土地。”这片竹叶状两头尖尖的土地啊/这片与黄金比试光彩和价值的土地啊/历史，并未鄙夷她的窄小/繁缛的浩书长卷/每一页都有她的声音/水洞沟，我们祖先打凿的石刀石镰/比金字塔在阿拉伯世界还要悠远。”

我单位的一位领导知道我也写诗歌后，曾问我宁夏诗人里面谁的诗写得好？我毫不犹豫地说肖川。我的领导说，你能把他的诗念给我听一听吗？我就给他背读了肖川《电的宣讲》中的几行诗：“古往今来四方上下都有我的声音/赖地球以生存的人类啊/没有你们的彩陶岩画及象形文之前/我便在无涯之时空变幻神奇/太阳的年轮就是我的年轮/我是风之魂云之魄水之精华/我无法叙述平庸/我的语言喜欢力度/没有大起大落横排纵阖奔突撞击与燃烧/就没有我/就没有属于我的骄傲与辉煌。”

3

肖川是中国诗坛的一员骁将，是西部诗歌的重要力量，是宁夏诗歌界的领军人物。肖川的西部诗，苍劲、沉雄、气势磅礴，有书法狂草的风韵与气度，多引古籍，兼融西部地理，并押韵脚，壮美、深沉。诗言志，正如肖川诗歌里写的，“我的语言喜欢力度。”他的诗歌语言，正如他的人一样，都是喜欢力度的。肖川曾在他的一本诗集的后记里写道：“我写诗，曾不止一次地讴唱光明，某种意义上说，那或是因理想而生发的意蕴与象征，自从为电视艺术片《光明颂》撰稿，有机会深入‘带电’的基层，才感到真正的光之所在。我结识了光、认识了光，从独特的光的语言表述中，触到了光的博大内心及圣洁的灵魂，光是无私的，光是坦诚的，光是热情的。因为有了光，我才照见自己的美与丑，才看到多彩的故土以及这之外更为斑斓的世界。因为有了热，我才得以生命过程的体验创造与释放。”我区著名文学评论家高嵩在肖川诗集序中对肖川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肖川兄的豪唱令我震撼。他的燃烧的生命突进了电的生命。电的生命也突进了他燃烧的生命。我看到两个带光的生命融为一体，以斡天旋地的伟力，奔突于无穷的宇宙。美哉，肖川。壮哉，肖川。读这个集子，我时时忍受感知力的胀裂。理性告诉我，这是享受崇高之美的威严。”

稍晚于肖川调入《朔方》编辑部的张贤亮曾在《我与<朔方>》的散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记得第一次到宁夏文联，也就是宁夏文艺编辑部开我的作品研讨会……因为长期脱离文艺界，评论家们说的话我多半不甚了了，只记得肖川的发言，他说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读过我的诗，今天能看到我重新执笔他表示衷心的祝贺，令我很感动。”1979年，张贤亮在《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一年内连续发表了四篇小说，在他第一次到宁夏文联参加自己作品研讨会时，唯一记住的个人发言就是肖川的，可见，肖川也是尊重人才的典范。

2009年，我的诗集准备出版，我给肖川打电话说，想请他给我的诗集写一篇序，他在电话里高兴地说：“哦，好啊，你的诗集也要出版了。”他说，他现在年事已高，这几年也不怎么写了，恐难给你写好评。他说，其实序的写法就是把你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微的小事，有滋有味地写出来即可。在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肖川对我的扶掖和帮助是非常大的，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得知肖川去世的消息后，我非常地难过。

肖川走了，但是他的带火带电的西部诗没有走，他的西部诗会被我们长久地诵读下去的。

（本版图片均由肖川家属提供）



追忆肖川：他的语言喜欢力度

◎ 东 域

本来近一个时期我就有一个想法，去看一看肖川，因为我有很长时间没去看肖川了。然而，没承想，还没等我去看望他，却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创作丰硕，盛会交流。



肖川 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家。2022年9月17日在银川病逝，享年78岁。

肖川本名赵福顺，1944年生，辽宁沈阳人，1959年随父母支宁，1963年应征入伍，1968年复员到工厂，1975年到宁夏文联。历任《朔方》编辑、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诗歌学会名誉会长，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作品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众多报刊，入选《中国新文艺大众》《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等。出版诗集《塞上春潮》《黑火炬》《肖川歌词集》《与光同行》（合集）《肖川诗选》等。诗作荣获宁夏第一届、第二届文学艺术评奖一等奖，中央电视台少儿MTV金奖等，个人荣获宁夏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第三届《朔方》文学奖特别贡献奖等。

肖川诗选

致故乡：星荒者情思

也怪，不管什么样的风都吹不散
那缕轻烟般的思念
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哟
温我童年梦的麦秸味的土炕哟
枣树下唱着古老歌的碾子和磨盘哟
是的，淳沱河水把我养大
燕赵雄风伴我
挥剑而去，策马西北边关
去了，便不回头
并非那红桃花不令人流连
并非那青纱帐不令人流连
并非那白花花的棉桃不令人流连
并非那黄澄澄的谷子不令人流连啊
谁教造化生我，偏偏是
不甘固守乡井的热血儿男
辞别未曾挥泪，而今更不会
惶惶思返，涕落怅然
已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了
已是一块不惑的石头了
脚下都是桑梓地，人生何处无青山？
塞外的山才真叫山
是顶着冰雪重压而崛起的哟
大河在它胸中，日月在它腰间
西北的田才真叫田
是从沙窝里掘出来的哟
马跑七日踏不到它的边缘
这中间当然有我，有我的汗甚至血
有冀中儿女的憨厚和淳朴
有家乡父老的嘱托和心愿
所以，我垦荒。总是背绿洲而向前
向渺无人迹的瀚海
向野马般戾然不驯的荒原
我并不孤单
边疆的太阳和我家乡那轮一样红哟
塞外的月亮和我家乡那轮一样圆
星辉闪闪可是我父老兄妹的目光？
那苍苍白发哟那春颜哟
于是，又一层心潮陡涨
于是，又一股雄风高旋
在荡荡阳关之外
在莽莽高原之上
在浩浩天地之间
淳沱河哟，我没白喝你的水
家乡啊，我没白吃你的小米饭
我算得上一个男子汉吧？
只是无法排遣那缕思念
那缕云烟般未了的思念啊

电的宣讲

——
古往今来四方上下都有我的声音
赖地球以生存的人类呵
没有你们的彩陶岩画及象形文之前
我便
在无涯之时空变幻神奇
太阳的年轮就是我的年轮
我是风之魂云之魄水之精火之华
我无法叙述平庸
我的语言喜欢力度
没有大起大落横排纵阖奔突撞击与燃烧
就没有我
就没有属于我的骄傲与辉煌
人们呵
我不是桀骜乖戾之狂徒
我驯从一切造福于人类的金质生命
哪怕它远在你门所认为的天涯
哪怕它埋没水深或地下
哪怕它细若游丝微如芥草
我将通过激情与真诚之波流
理解它们
抚慰它们
召唤它们
用理性载起无可推卸的重负
身历一次多种形态之轮回
继而完成与生俱来的使命

二

我在远不可测的穹苍以外注视你们
你们臆想之鲲鹏从未莅临我的疆域
在我看来
那是与庄周与梦蝶同类民族
那或许是你门数千年后之仍梦
人类呵
你们走出原始林走出山顶洞
你们的智能无法抵达我
你们去钻木你们敲打燧石
你们膜拜烛龙你们顶礼同天
而后仍自无奈
你们争逐你们厮杀你们分合
你们茹苦你们喋血以谋各自生存
唯与我淡漠如秋水
你们之中的圣哲
孔丘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
同样无缘与我谋面
人类呵
耗尽心血之后历尽血火之后
才认识我，把我确为
一种理想之实现不可缺少的
黄金

三

我是阴极阳极之总合
我比头尾相符的黑白鱼更为玄奥
没有谁的目光能触到我的体态
我离你们很远很远
又无时无刻不在你们身边
不识我的岁月，该是怎样一条
蠕动孱弱病躯的夜蝶呵
我曾以雷震掠过你们
我曾以乌云和闪电迫过你们
你们又是以怎样的耳目与心态
听之观之感之我的苦楚与情蕴
人类呵
我知道你们的历程，那时
你们尚在小儿时节
不过大气层襁褓中的
唧呀之婴
我会饶恕你们的蒙昧与无知
我会宽容你们
终于看到你们长成山的身躯海头的头脑
终于见到你们手植与意创的文明之花
我是一种物质
一种有精神又具灵感的物质
我将更为光扬
我与你们同行

四

未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会晤
但我是福音
真正创世纪的是我
是我的光我的热我的力与速度
我从水中来我从火中来
我深谙它们的秉性
我使它们不再永无休止地相克
由我之唤，它们变化形态
诚挚地握手，尔后
用和谐的旋律演奏同一乐章
这个主题是和平奉献与创造
没有太阳的日子我就是太阳
不是春天的季节我就是春天
对于疲软我是壮力的筋骨
对于匍匐我是使之期飞的羽翅
我使美好更加生发诱人之美彩
我把丑恶曝光于众目使之鞭撻
人们呵，只要我在
我或许是一种诱惑，一旦丢去我
你们劳苦所求的彩电冰箱录放机
音响换气扇以及锅煲磁炉之类
将同时失去价值
人们呵，我不忍离开你们
尽管我的粒子来去无踪瞬息即逝
但我的功是为永存
我的场不会消散
我的声音永远伴随你们的昼与夜

五

我感谢你们
为我而殉道的男人和女人
以及因你们的选择而倍尝艰辛的
父老兄妹与子孙
我们已融为一体
那些认准为之献身的事业
是英特纳雄耐尔所必备条件的
普罗米修斯呵
我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光便没有我的光
没有你们的热便没有我的热
没有你们的力便没有我的力
没有你们的奋斗便没有我
在这蓝色星球无尽的发展史
没有你们
我便不具聪我便失为盲
我便暗哑我便受迫我便无能
我的一切行为将是虚无与空幻
感谢你们
我的可亲可爱为我而殉道的
子民呵

六

我们须臾不可分离我们同行
我们一起负荷
我感应一切与我相知的
肉体骨骼精血与魂灵
人类呵
我在你们之上又在你们之中
你们与外星之系我是无可不抵的天车
宏观与微观之往
我是为你们游说的忠诚使臣
我是沟通两极之纽带
我是你们得以升华得以超越的无形桥
我为你们有限个体与无限之群体
而奔走
只要不绝缘于我
我将使你们更为世界
我是遨游地球与太空的电
我是穿越黑洞自由往来于时间隧道的电
我是无极和永恒
我与你们同在（我的声音是另一种声音）
我与你们同行（你们将以怎样一种感传
作为对我宣讲的回应）
人类呵
用光覆盖你们的世界
用热滋发你们的世界
用力量充实你们的世界
用速度促进你们的世界吧
生命就是太阳